

莎士比亞 在蘇聯

莫洛佐夫著



近代文學譯叢

莎士比亞在蘇聯

蘇聯 莫洛佐夫著

巫寧坤譯

平明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 1—9000 册

· 版權所有 ·

原 書 名 Shakespeare on the Soviet
 stage
原 著 者 Mikhail M. Morozov
英 譯 者 David Magarshack
原出版者 Soviet News London,
 1947.

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

永立印刷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釘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五千三百元

[文學·藝術] 57000 字 [定價頁 21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作者介紹

米哈依羅·莫洛佐夫、莫斯科大學教授、是一位著名的蘇聯莎士比亞學者。

莫洛佐夫教授以翻譯工作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活。一九二三年他選擇了席勒的費斯科的陰謀。後來翻譯了若干法國和英國劇本，其中包括阿勒福雷·德·繆塞的不跟愛情開玩笑和莎士比的終成眷屬。目前他正在和蘇聯詩人塞·馬爾沙克合譯溫莎的風流少婦，準備在瓦赫丹高夫劇院上演。

莫洛佐夫教授寫過許多關於英國文學史的論文，其中第一篇是討論英國民歌和莎士比的先驅者的。

莫洛佐夫教授是蘇聯科學院正在出版的英國文學史的副編輯兼執筆者。他也是創作的先驅者的。

● 席勒(Schiller, 1759—1805)，德國文學狂飆時期的主要詩人兼戲劇家。所著悲劇費斯科的陰謀 (Fiesco's Conspiracy) 於 1784 初演。

● 繆塞 (Alfred de Musset, 1810—57) 法國文學浪漫主義時期的詩人兼戲劇家。所著喜劇不跟愛情開玩笑 於 1834 初演。

性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一書的作者。

在一九四一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一本論文集裏，莫洛佐夫教授發表了論莎士比亞的文字與文體一文，同年他的書莎劇評註也出版了。蘇聯的出版社印行了幾個莎士比亞的英文本，附有莫洛佐夫教授的註解和評論。

目前莫洛佐夫教授正在寫一部莎士比亞的文學傳記，並且繼續進行他用散文翻譯莎劇的工作。

莫洛佐夫教授認為任何脫離舞台的莎士比亞研究至好也不過是一面的，因此一向專門聯系舞台進行莎士比亞研究工作。莫斯科以及某些州的好幾家劇院會請他擔任莎劇演出顧問。自一九三七年以來，莫洛佐夫教授一直主持蘇聯戲劇協會莎士比亞及西歐戲劇部。他也是協會理事會主席團的委員之一。近年來莫洛佐夫教授在蘇聯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戲劇批評論文。

● 本書作者莫洛佐夫教授已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逝世，他逝世前一年曾為新聞什誌總編輯。新聞什誌編輯部在第十期新聞什誌上發表紀念性的悼文。這裏所說的「目前」，是指一九四七年前不久。本書的英譯本在一九四七年出版。

作者自序

「莎士比亞在蘇聯」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關於它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出版一篇詳細的專論。可是我的目的僅僅是約略報導莎士比亞在我國受歡迎的情形，以及有關莎劇的工作在蘇聯進行的情況。

莎士比亞首先是一個戲劇家。若沒有劇院裏的活的實踐，就不可能有對他的作品理論研究。因為在舞台上劇本不僅在演出，而且也在解釋。另一方面，舞台好像是個實驗室，在那兒理論在實踐中受到檢驗。因此，理所當然的，蘇聯的莎士比亞批評首先注意莎劇的演出。在這本小書裏，我所特別注意的也就是這一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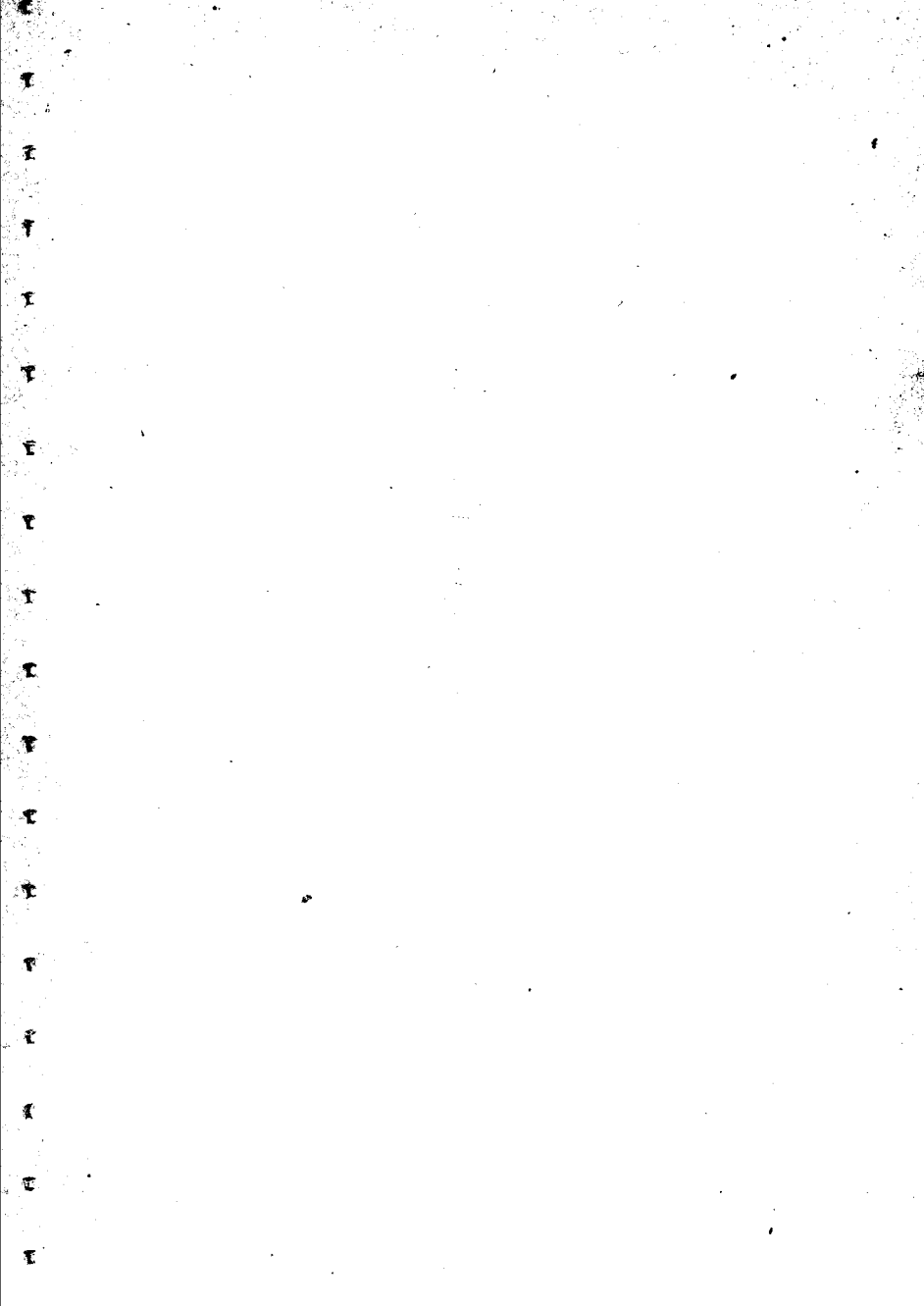
在討論莎劇在蘇聯舞台上的演出當中，我所描寫的各次演出都是我親自看到的。因此這本小書祇敢說做到這一點：它是一個多年來積極參加蘇聯莎劇工作的人的親身體會。可是，除非知道一些歷史背景，讀者很難了解許多我討論的事情，因而在關於「莎士比亞在蘇聯」的敘述裏，包括了一篇莎士比亞在舊俄的簡史。

米·莫洛佐夫

目次

第一章	舊俄時代的莎士比亞	三
一	早期的認識	三
二	莎士比亞成爲我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三
第二章	莎劇的俄文新譯本	一九
第三章	莎劇在蘇聯舞台上	二七
一	奧賽羅	二七
二	李耳王	三七
三	漢姆萊特	四〇
四	羅密歐與朱麗葉	四六
五	莎士比亞的喜劇	六三
第四章	莎士比亞研究	七
第五章	衛國戰爭期間的莎士比亞	六

莎士比亞在蘇聯



第一章 舊俄時代的莎士比亞

一 早期的認識

一七四八年亞力山大·蘇馬洛科夫的悲劇漢姆萊特由科學院在聖彼得堡出版。這其實祇是一本大體上依照莎士比亞的偉大悲劇改編的作品。

亞力山大·蘇馬洛科夫 (1718-77) 是高乃依與拉辛①的忠實信徒和崇拜者，他服膺古典主義的「三一律」②。和十八世紀古典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樣，他對於莎士比亞的評價拿不定主意。『莎士比亞，蘇馬洛科夫寫道，「是一個寫悲劇和喜劇的英國作家，在他的作品裏有好多成份是很壞的，也有好些是極好的。」在他的論詩書簡 (1748) 裏，蘇馬洛科夫請讀者登『海立空山』③去會見莎士比亞和密爾敦④，他宣稱他們兩人都「值得尊崇」。

① 高乃依 (Cornille, 1606—84) 與拉辛 (Racine, 1639—9) 為法國文學古典主義時期兩大悲劇家。

② 「三一律」規定戲劇必須表現發生在「一」天之內、同「一」地點的、單「一」的情節。十六、七世紀

歐洲文學批評家曲解希臘偉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定出此規條。

可是就在同一書簡裏他說莎氏是個「粗漢。」他改編莎劇自然是按照古典主義的規律：劇裏人物穿古式靴子登場，演員在臺上不是走路而是擺臺步，不是講話而是背臺詞。

蘇馬洛科夫的悲劇是用莊嚴的押韻對句寫的，以愛情與孝道的衝突爲主題。在他的悲劇裏，真正害死漢姆萊特父親的兇手是波羅涅斯，因而漢姆萊特要爲父復仇的孝心與他對波羅涅斯的女兒歐菲麗亞的愛情發生了衝突。歐菲麗亞在她對波羅涅斯的孝道與對漢姆萊特的愛情之間也遇到同樣的衝突。不過結果是皆大歡喜。漢姆萊特殺死克勞迪斯，波羅涅斯自殺，而善良的漢姆萊特和歐菲麗亞結了婚。

在這個悲劇裏莎氏的原來面貌保留得很少。蘇馬洛科夫自己寫道，他的漢姆萊特與莎士比亞的悲劇相似之處很少。」雖然如此，這無疑的是使莎劇登上俄國舞臺的第一步。

在俄國，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十八世紀時愛好莎劇是很難的。雖然在那個時代也有人翻譯和熱愛少數英國作家的作品——當然尤其是理查孫①、菲爾丁②、和施坦③——一般爲當時所接受的古典主義傳統阻礙了對莎氏的正確認識。然而，沒有疑問的，即使在十八世紀俄國也有許多愛好莎氏的人。在我私人藏書裏，有尼克拉斯·羅④編註的和鐵波⑤編註的莎劇，書裏空白地方有用俄文寫的註解，這些註解很肯定地是屬於十八世紀的。

一七八六年在俄國出版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劇本，名字叫做如此家室⑥。這是根據莎氏

的溫莎的風流少婦改編的，作者是女皇凱塞琳二世⑩。

在俄國第一個真正崇拜沙氏的是尼古拉·喀拉姆金(1766-1826)，他是俄國文學中溫情主義派最重要的代表，有名的俄國史的作者。他的朱里厄斯·愷撒的譯本是在一七八七年出版的。

雖然早在一七七二年就有羅密歐的獨白「時常人在臨死的時候……」⑪的譯文發表在文藝晚會報上面，雖然在一七八三年在尼日尼·諾夫格羅德出版了一個不知名的譯

⑩ 海立空山(Helicon)，希臘神話中詩神居住的地方。

⑪ 密爾敦(John Milton, 1608—1744)偉大的英國革命詩人，曾參加十七世紀中葉的清教徒革命，著有失樂園(Paradise Lost)等名詩。

⑫ 理查孫(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英國溫情主義的小說家。

⑬ 菲爾汀(Henry Fielding, 1707—54)十八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

⑭ 施坦(Lawrence Sterne, 1713—68)小說家。

⑮ 羅(Nicholas Rowe, 1674—1718)最早的莎劇編註者之一。

⑯ 鐵波(Lewis Theobald, 1688—1744)莎氏學者，曾編註莎士比亞全集 1734。

⑰ 英譯名是“What It's Like to Have a Linen and Basket”。

⑱ 凱塞琳二世，俄國女皇 (1762—96)。

⑲ 第五幕第三場。

者的李卡德三世譯本，而且此後也經常有沙氏各個劇本裏的片段的譯文發表，俄國劇院的觀眾卻祇有機會從改編的劇本裏初次認識沙氏。這些改編的劇本大多數是從杜西的法文譯本意譯過來的。例如，維列敏諾夫的奧賽羅（1806），尼古拉·格聶地奇的李耳王（1807），和斯捷潘·維斯科瓦托夫的漢姆萊特（1810）就是如此。這三個悲劇都在俄國舞臺上演出了，而且都很成功。奧賽羅和漢姆萊特兩個角色是由著名的俄國悲劇演員阿列克西·亞科夫列夫（1773-1817）扮演的，他就是普希金所說的『熱情奔放的亞科夫列夫』。在當時比較進步的俄國作家當中，對沙氏的讚賞不斷地增長。像在歐洲其他國家裏一樣，俄國的浪漫主義運動向古典主義宣戰，在它所舉起的旗幟上寫着的名字當中也有沙士比亞的名字。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期，沙氏成爲俄國進步思想的忠實盟友。偉大的俄國詩人亞力山大·普希金對沙氏所作的深刻和多方面的評價，最能說明那個時期沙氏在俄國的發展歷史的主要事實。

普希金曾開始翻譯一報還一報，但是後來丟下了，而在他的詩安介羅裏敘述了沙氏這個喜劇的故事。普希金對沙氏的見解，散布在他的書信和筆記裏，是特別精采的。其中有一些引用在下面。

普希金覺得莎氏的藝術最引人入勝的地方，是在於他戲裏的每個人物都具有完整的個性。普希金寫道：「每個人有愛有恨，忽憂忽喜，而且都不相同——讀莎士比亞！」

這是我的口頭禪。」照普希金的看法，莎氏具有一種偉大的品質，就是他與人民的接近，這種品質應該成為俄國戲劇領路的晨星。普希金寫道：「我深信我們的戲劇應該採用莎劇的規律，而不該用拉辛悲劇的宮廷式規格。」最後，普希金強調莎氏所創造的人物的多面性，或者換句話說，莎氏的創造天才的活生生的真實性。普希金拿這種真實性和莫里哀的嚴格的形式主義來對比。「莎士比亞所創造的人物，」他寫道，「和莫里哀的不同，不是某種激情或惡德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真人，充滿了許多種激情和許多種惡德；他們形形色色的特點隨着情節展開在觀眾面前。」

戲裏人物的個性化，他們與人民的接近，以及表現活生生的人物時的千變萬化——這些是普希金認為莎氏最可貴的地方。在下面可以看到，這些普希金所強調的特點，也就是蘇聯劇場上演莎劇時所盡力要表現出來的。

① 杜西 (Ducis, 1733—1816) 法國詩人兼戲劇家，不懂英文，但改編了莎劇。

② 安介羅 (Angelo) 是原莎劇中男主人公的名字。

③ 莫里哀 (Molière, 1622—1733) 法國文學古典主義時期最偉大的喜劇家。

至於普希金自己，他對莎士比亞的熱愛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雖然普希金在年青時是醉心於拜倫的，但他到達創作上成熟的年紀以後就愈來愈喜歡莎士比亞了。普希金在一八二五年寫道：『這個莎士比亞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人！我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跟他比起來，拜倫作爲一個悲劇家太相形見绌了！』

『從拜倫轉向莎士比亞』，著名的普希金學者和俄國文學批評史家朱哈依羅·札哥爾斯基寫道，『是普希金作爲一個創造性的藝術家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這給他的詩的理論和創作都帶來了一套很新的藝術價值。自始至終，這是一個逐漸放棄浪漫主義的主觀的對人生的態度，來接受現實主義和客觀精神的過程。』

莎士比亞的現實主義和普希金特別接近，事實證明它和整個的俄國精神都很接近。在這一點上，著名的俄國作家兼戲劇家尼古拉·果戈里的下面這段話是很有意義的。他在一八三九年五月三十日給一位女友的信中寫道：『莎士比亞，那個深刻敏銳的天才，在他的作品裏，像在一面精確的鏡子裏一樣，反映了整個大千世界和人的全貌，你在來信裏對於他表示那樣的熱愛，你怎麼能夠同時又去想那些條頓族作家的陰沉晦澀的東西呢？』

對生命和人的表現的真實性正是今日蘇聯觀衆和讀者認爲莎士比亞最可貴的地方。

普希金撰文評論莎士比亞時，俄國舞臺上所演的莎劇仍舊是改編過的。一直到十九世紀

三十年代，在這方面才發生了變化。但是要使莎劇能以原來的形式而不以歪曲了的改編的形式出現在俄國舞臺上，就必須首先有好的譯本。

一八二八年朱哈依羅·佛朗琴科出版了漢姆萊特的第一個俄文譯本（不是改編本）。這是一本認真、仔細、相當正確的譯作。然而佛朗琴科缺少詩的天才，因此他的譯本沒有引起俄國讀者的注意，也沒有走上舞臺。

一八三三年俄國名演員傑科伯·布里安斯基譯出了李卡德三世。這個劇本於一八三三年一月廿三日在聖彼得堡上演，李卡德一角是由布里安斯基扮演的。這是莎劇在俄國第一次真正的演出。

一八三六年伊凡·潘那耶夫翻譯的奧賽羅演出了。次年尼古拉·波列伏依翻譯的漢姆萊特上演，這個譯本是意譯的，並且有許多刪節的地方，然而仍舊不失為一本優秀的譯作。它抓住了劇情緊張的節奏，文字也頗有戲劇性，在戲臺上講起來很好聽。波列伏依的漢姆萊特譯本到今天還有人用：一九四一年列贊區劇院就會用這個譯本演出。

波列伏依的漢姆萊特譯本在一八三七年由莫斯科小劇院上演。同年巴維爾·莫恰洛夫（1800-48）在同一個譯本演出時扮演了漢姆萊特。他演的漢姆萊特是俄國劇場史上——

① 拜倫（Byron, 1788—1824），英國文學浪漫主義時期最偉大的詩人。

件突出的大事。

莫恰洛夫，俄國浪漫主義戲臺藝術的代表，是一個富有天才的人。根據俄羅斯劇場史上遺留下來的傳說，他在演漢姆萊特時，感動人的力量是如此驚人，觀眾往往很自然地站起來爲他喝采。然而他的表演好壞無常：有時登峯造極，有時一落千丈。一個俄國觀劇家曾看過愛德門·基恩和莫恰洛夫演戲，他很驚奇地發覺這兩個從未見面的演員氣質很相似。

莫恰洛夫創造了一個頑強的、富有反抗性的漢姆萊特。這個角色在他演起來完全成爲一種發自內心的雄壯的呼聲，一種反抗到處看到的不平和要求自由的呼聲。觀眾，特別是年青人，一再用暴風雨般的掌聲打斷他的台詞。從他開始，一個莎劇角色的演出成了一件社會大事。

莫恰洛夫也演過奧賽羅和李耳。普洛夫·沙道夫斯基（一八一八——七二），十九世紀的俄國名演員，常講起他和莫恰洛夫奇怪的會見。有一回，在他還年青的時候，某次李耳王演完以後，他正在舞臺的邊廂裏。這時觀眾已經逼着莫恰洛夫屢次回到臺前謝幕。沙道夫斯基正沿着一條陰暗的過道在走的時候，他忽然面對面碰到了莫恰洛夫。

「在我望着他的時候，」沙道夫斯基常常說，「我嚇呆了，我記不起我是怎樣坐在一